

名人和
母亲
的故事



谢真子
朱铁志

主编

谢真子



名人和母亲的故事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1997·济南

名人和母亲的故事

谢真子 朱铁志 主编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社址: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:250001)

济南市中印刷五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125 印张 2 插页 380 千字

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7—209—01850—6
Z·87 定价:19.50 元

难以诉说的深情

——序《名人和母亲的故事》

埋藏最深的感情难以表达；

发自肺腑的话语不易述说。

儿女之于母亲的爱正是如此。

设若让我写一篇歌颂恩师，赞扬友谊的文章，我可以洋洋数千言，可是如果让我作一篇《母亲颂》，却真的不知从何说起。母爱是那样的深厚博大，那样的高洁神圣，仿佛一旦诉诸语言，便成了衰湮。正如老舍先生所说：“我爱我的母亲。怎样爱？我说不出。在我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事的时候，我独自微微的笑着；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，我欲落泪。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，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。”

然而，这种难以述说的深情并不因“讷于言”而淡化稍许。相反，她像陈年老酒，积日愈深，反而愈发香醇，使人陶醉。亲爱的朋友，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：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，在不经意的一瞥之间，您忽然发现母亲的双鬓已染上白霜，深深的皱纹刻在她的额角。此时，您是否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涌上心头，您想凑近母亲说点什么，哪怕只轻轻地叫一声“娘”。但是你终于什么也没说，你长时间啜噓着，极力掩饰着

内心的波澜。母亲同样什么也没有发现，这个晚上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，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。若干年后，你或许已是某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才，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。但当年到了嘴边终于没有对母亲说出那句话，成了你永远的遗憾。

母爱是世上真正无私的感情。尽管她从来不求回报，甚至不求承认，但任何美好的感情都需要一种载体、一种表达。羊羔吃奶眼望着妈，嘴里还要发出“咩咩”的叫声，谁能说那不是对母亲的感激呢？当我们泪眼连连告别母亲、踏上漫漫人生路的时候，难道你不曾为没有向操劳一生的母亲说一声“谢谢”而感到某种愧疚么？

是的，含蓄的感情往往是最诚挚、最美好的感情，沉默的表达也许是人间最真实、最有力的表达，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种含蓄的人、沉默的人。我们为此自豪，也为此遗憾。西方人性格外露、热情奔放，即使对于母亲，也总要把“我爱你”挂在嘴边。在我们看来，不免轻慢了。然而母亲真的不想从儿女口中听到一两句慰藉的话么？即使母亲从未这样想过，如果我们这样说了会使她老人家格外高兴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？

如今我也成了为人父者，有时年幼的女儿随意说一句“爸爸真好！”我甚至会偷偷躲到一边高兴得双眼湿润。俗话说养儿不知父母恩，从自己的感受想到母亲的，我们觉得有义务将这一普通但未必人人了然的发现公之于众，使每一个母亲的儿女都在可能的时候不要吝惜自己的语言。既然我们甚至愿意以生命为代价表达对母亲的爱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美好的感情适当表达出来呢？不管你年老还是年轻，不管你功成名就还是默默无闻，在母亲面前，你永远是妈妈的孩子。歌中唱道“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”，天下的孩子却是千差万别的。不论

你多么与众不同，在对妈妈的爱这点上，天下的孩子也是一样的。为了不负慈母的养育之恩，为了不使自己日后的良心遭受悔恨的嘶咬，请你从现在开始，从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，孝敬母亲、关心母亲、体谅母亲，哪怕你一无所有，你还有语言，还可以用真诚的话语安慰母亲，让母亲感到人间的温暖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不失为让妈妈满意的好孩子。

还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就去世了。所以说起母爱，我虽然没有朋友们享受的那么多，但自信具有更强烈、更深刻的感悟。一个人对待母亲的态度如何，往往能见出人品的好坏、境界的高下。在我的为人原则里，有一条十分有效的标准：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孝敬母亲的人，必定是好人；一个连自己亲生母亲都不孝敬的家伙，不论他的地位有多高、名气有多大，都注定是坏人。因而，凡是孝敬自己父母、尊敬别人父母的人，我引为同类；凡是失敬于父母的人，即使“尊敬”别人父母，我也引为异类，因为我断定后一种人必定是“戏中人”，不可信的。我的“两个凡是”原则，使我在迄今为止的人生路上基本还走得正，大体上未与奸佞之徒、宵小之辈、不孝子孙为武，岂不也是人生一乐？

是为序。

朱铁志

目 录

李 乔：一对银手镯·····	(1)
黄树则：母亲的期待 ·····	(11)
王西彦：依恋尘世的苦命人 ·····	(14)
于黑丁：母亲的泪光 ·····	(20)
吴祖光：请母亲饶恕我 ·····	(29)
黄秋耘：梦里依稀慈母泪 ·····	(42)
单 复：妈妈，您宽恕我吧 ·····	(47)
何满子：母亲临终的日子 ·····	(52)
冯英子：哭我的母亲 ·····	(57)
管 桦：只跪大地 只跪母亲 ·····	(62)
王大海：从大家闺秀到贫民女工 ·····	(72)
丁 宁：妈妈讲我的故事 ·····	(80)
资华筠：严母的慈爱 ·····	(85)
李若冰：第一次见到母亲 ·····	(89)
江晓天：刻骨铭心的往事 ·····	(96)
陆文夫：身上冷，腹中饥·····	(105)
贺抒玉：心中的雕像·····	(109)
新凤霞：我的婆婆·····	(115)
牧惠：母亲的路和我的路·····	(122)
杨子敏：悠悠南大山·····	(129)

安柯钦夫：母亲的歌声·····	(134)
金开诚：慈爱深寄一部书·····	(140)
王一地：妈妈的故事·····	(146)
郭蔚球：刻骨铭心的母爱·····	(152)
高 平：童年·母亲·祖国·····	(160)
阎 纲：我的母亲阎张氏·····	(165)
张守仁：母亲是棵遮荫树·····	(176)
赵国青：棉 絮·····	(182)
石 英：母 爱·····	(188)
吴宗蕙：告别母亲·····	(197)
程树榛：寸草春晖·····	(213)
王充闾：母亲的心思·····	(224)
晓 雪：我的母亲·····	(230)
柳 萌：无言的等待·····	(236)
王群生：“画圈”的故事 ·····	(242)
林 希：母亲的故事·····	(249)
俞天白：最后一轮太阳·····	(263)
韩蔼丽：姆 妈·····	(270)
郑荣来：心路遥遥·····	(276)
李一信：母子情结·····	(284)
叶文玲：未圆之梦·····	(289)
余未人：沉痾十载·····	(307)
胡世宗：慈善、俭朴而又坚强的老人·····	(313)
瓜 田：母 亲·····	(320)
解思忠：多舛的人生 无限的爱·····	(326)
陈新增：慈母手中线·····	(355)

陈建功：妈妈在山岗上·····	(358)
杨匡满：母亲远行的时候·····	(368)
陈喜儒：西服背心·····	(388)
刘兆林：母 亲·····	(393)
苏 叶：惊 蛰·····	(402)
张抗抗：童话理想主义者·····	(407)
高洪波：母亲与家事·····	(447)
庞泽云：母 亲·····	(455)
郭丽鸿：明月满庭·····	(461)
马丽华：犹如北方的土地·····	(471)
素 素：家枣树·····	(476)
张聚宁：母亲教我学管理·····	(481)
杨 子：记我的妈妈·····	(490)
乔 叶：心灵之吻·····	(498)
鄯烈山：无言的祝福·····	(502)
史光柱：母 韵·····	(508)
赵 光：生 日·····	(515)
黎兴文：妈 妈·····	(518)
吴 霜：艺苑仙姝·····	(524)
朱铁志：遥远的记忆·····	(533)

一对银手镯

李 乔

我的母亲是个贫苦的彝族农家妇女，身高约有一米六、七，头发长得又黑又亮，比她的身躯还长，梳头时在手腕上绕了几圈还垂到地面上。她的辫子扎了三道红头绳（生孩子后改扎黑头绳），整齐地绕在头顶上，包上一块头巾，就像一顶华丽的桂冠。她穿的是兰布大襟衣，脚杆套上雨支滚边大裤脚，因为劳动，经常不穿鞋。她的牙齿整齐洁白，面庞就像一朵永远开不败的山茶花，那么光润、漂亮。尽管常在烈日下或风雨中劳动，总不会变色。

我的故乡在明代以前是云南三十七部蛮之一的“乌么蛮”居住地。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后，派大军进入云南，实行“改土归流”，我故乡由部落社会变为封建社会。

虽然社会进了一步，但代价很大，“乌么蛮”在此披荆斩棘，流血流汗，开辟出的良田园地、沟河湖泊，以及居住的村村寨寨都被强占去了。大部分人被赶到深山老林里过着非人生活。接着朱元璋强迫金陵十万大户出入云南“开疆拓土”。一部分汉族首先来到我们故乡，他们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，又有较高的文

化，不久我的故乡便发展起来了。在明朝就出了几个中央一级的大官，到清朝举人、进士、翰林等等，数以百计，不过都是汉族书香人家。“乌么蛮”的后裔却是“文盲世家”，世代代在穷苦的生活中挣扎。

我的祖先在可怕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不清楚。只知道我的祖父是个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，为了生活所迫，替汉族“举人”们挑着行李到北京“赶考”。那时没有铁路、公路，他爬山涉水，不知淌了多少汗水，经过半年多才到达万里迢迢的北京。在路上有时碰到“响马大盗”，我的祖父不顾死活，拿起一根扁担，同来犯者大打出手，保护了那些“举人”。他们到北京考上“进士”、“翰林”，做了大官之后，却把我祖父忘记了，他只得向一家汉族地主租一块被大火烧后的祖祠废墟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开辟成一个菜园，种菜出卖赖以为生。祖父母老了不能种，即由我父亲继承栽种。我父亲到个旧当矿工后，这菜园便由我母亲负责。她要招呼家常，又要抚养我，还得从早到晚到菜园里劳动，那辛苦可想而知。

我是她丢开的一个包袱，不管干什么活路，母亲总把我背在背上，她的脊背成了我的摇篮，浸透了我的鼻涕和泪水。

一晚，母亲说她的姐姐要帮助她到菜园里割菜，太阳落山前，得在关城门前回到城里去。为了便于干活，母亲把我放在菜园边一株桃树下，用背带盖在我的身上，然后放心割菜去了。

我睁着两只小眼睛，一会儿看看叶缝中露出来的神秘蓝天，一会儿又看看树枝上挂着的那些红了的桃子。大概嘴馋了，不由得呵呵叫唤，把两手从背带下挣扎出想摘桃子。

母亲和姨妈只顾割菜，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等母亲割完菜，急匆匆地跑来看我时，桃树下已什么也没有了。母亲吓得像天

塌了一般，三魂不在二魂，眼睛一眨，泪珠不断地滚下，放声哭了起来。

我姨妈诧异地问道：“姨娘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大姐，娃娃睡在桃树下不见了！这里没有狼来叨，也不会有人来偷，到底哪里去了？”母亲一边哭一边说。

“他不会走路，能跑到哪里去？”姨妈跑过来帮助找。

母亲走到菜园边一看，只见我裹着背带滚下田里去了，那小头露在水面上，闭着一双小眼睛似乎已断了气。她急忙跳下田里将我抱起，我的衣服、背带完全湿透了，脸庞上起着鸡皮疙瘩，白里透青。

“大姐，这怎么得了？要是他的爷爷、奶奶知道，我怎么活下去？……”

姨妈有哮喘病，喘着走过来摸了摸我的脉搏还在微微地跳动。

“他没有死，赶快脱下他的衣服，拿衣裳包裹起，让他暖暖和和就会好过来了。”

母亲急忙将我的衣服脱下，然后脱下她的一件衣裳包起我，紧紧抱在怀里，恨不得把她的体温完全给了我：

“大姐，今晚回家去怎么办？”

我姨妈锁着眉头楞了一会儿：“姨娘，今晚你不要马上回家，先把他抱到我家里歇一歇，等他好一点再回去，他的爷爷、奶奶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”

母亲没办法，接受了姨妈的意见。于是由姨妈背着菜，母亲抱着我，踏着如烟如雾的暮霭，慌慌忙忙地往城里姨妈家赶去。但母亲不愿意让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也没找医生给我看一看。到了姨妈家，母亲将我放在床上用棉被盖起，我迷

迷糊糊就进入了“黑甜乡”。姨妈为我做了一碗香喷喷的糯米粥，母亲抱起我，用调羹一勺一勺地喂我。吃完粥，奇迹发生了，我这个该死而未死的娃娃竟活蹦乱跳起来。

我慢慢地长大了，母亲未读过书，不知哪里来的才能，常常自己编一些儿歌教我唱。她的声音很甜美，在我的印象中不亚于当今的歌唱家。

我长到六、七岁时，父母不愿意我将来像他们一样的当牛做马，咬紧牙根要供我读书，希望改变改变“鸟么蛮”的命运。于是父亲送我到一家私塾馆里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。私塾老师老板着脸孔，动不动就骂、就打，我对这枯燥无味的学习一点兴趣也没有，要求父母让我去读“新学”。这时是民国初年，不兴“科举”，县城里办了一两所小学，这叫“新学”。父母听得小学毕业就等于考上“秀才”，便让我上了。“新学”的教育方法同私塾完全两样，有体操，有唱歌，我感到很有趣。一天，放学后一个同学约我到北门外去玩，路边广场上有一个烟容满面的中年汉子蹲在一床破草席上摆赌，面前摆着一个碟子，碟子里放着两颗色子，用一个茶盅盖起，让赌徒们去猜单双。那个同学看了一会儿，掏出两枚铜元放下，就赢了。看他一连赢了两三次，母亲给我买零食的那枚铜元已被我捏出了汗水，我耐不住这诱惑，突然勇气十足地将那枚铜元掏出放在席子上，眼睁睁地盯住罩着茶盅的那碟子。摆赌的看看两边的赌注下得差不多了，将茶盅揭开，那两颗色子仿佛在向我欢笑。我赢了，又将一枚铜元放在席子上。一连赢了几次，衣袋里像玩魔术似地装了大把钱，高兴得什么都忘记了。这时，那个同学却输了钱，他向我借，我如数借给了他，不想却输光了。第二天，他还清欠我的钱，放学后又约我去赌，我被轻而易举发财的魔术诱惑

着，又悄悄地跟他去赌。想不到一败涂地，我不甘心，想将输了的钱赢回来，便开始偷母亲的钱。一次，二次，母亲没有发觉，我胆大了，没想到第三次被母亲发觉了，她很失望，气得告诉了父亲。父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。我非常不满，从此不想读书了，我想到个旧去发财。因为每年我的故乡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去当矿工，不少人回来时已变成小老板，我幻想将来发财后拿大把大把的钱给父母。

“从前，我拿你们的两三块钱，把我打得皮开肉绽，现在我加本加利地赔还你们，你们要多少给多少。”我这样想着。

那时从故乡到个旧要跋山涉水走三天。我不知如何走，幸亏我的姨爹是个肩挑背驮的小商贩，经常到个旧做生意，对个旧的情况很熟悉。一天，打听到他要到个旧去，我不让父母知道，等他走了后我一文路费也不带，饭也不吃，拿起一顶破笠帽跟在他的后面，直到走出东门外，他放下担子要坐船渡过异龙湖时，才转身发现了我，惊异地问道：

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“跟你去‘走厂’。”

“走厂”是我家乡的一句土话，意为到个旧当矿工。他听了，一把拉住我：

“你年纪还小，不能去。等你长大后，我领你去。”

他不管我愿不愿意，便将我拉回家，郑重地告诉我父母：

“他的翅膀硬了，不告诉你们一声，便要跟我去‘走厂’，这太可笑了，你们得好好教训他。要不，出了事故，你们悔不及了！”

母亲不知费了多少苦心才把我抚养大，想不到我要去“走厂”也不告诉她一声，她忍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：“我一把尿一

把屎将你抚养大，咬紧牙根供你读书，巴望你以后不像我们受人欺负，好好的做人，哪想到你的心给狗吃去了！”

母亲越哭越伤心。我父亲红着眼睛只是频频叹气：“你以为到个旧去“走厂”就会发财吗？你别做梦了！从前，老子到那里去干活，干了几年，肩头磨起狗屎疮，疮烂了又长疮，不知淌了多少脓血，连扁担也挑断了几根，可是一文含口钱也挣不到。你以为你是财白星，哼，你没有这个命！”

尽管父亲这样说，第二年，我还是跟姨爹到个旧去了。

20年代，躲在山角落里的个旧已是一个花花世界。大城市有的东西，它应有尽有，开矿的老板们在此过着纸醉金迷、灯红酒绿的生活。而在厂上干活的砂丁却过着“阴间讨钱阳间使”的另一种生活。

我姨爹领我到整天刮着寒风、常常大雾迷漫的厂上，将我交给他熟悉的一个小老板，便挑着担子回家去了。这个小老板表面很和气，但说的都是空话，所以人们替他取了个绰号“大壳子”。他对我表示很亲切，说要提拔我，叫我好好干活，年终算帐时，不仅多给我几元月活钱，还要给我一份红奖。我满心欢喜。哪知他要我干的活路是“下班”，就是钻进洞里去背荒。那洞子黑漆漆的，刚能容得下身，高大的汉子不能进去，里面弯弯曲曲的，有的地方要往上爬，这叫做“鸽子翻身”。有的地方要往下梭，这叫做“梭陡坡”。若不小心跌进“牢塘”里去，不死也够受了。洞子里空气不足，加以矿工头上都插着一盏煤石灯，充满了刺鼻的煤气臭味，使你一嗅就要呕吐。穿上麻布缝的下班衣，戴上下班帽（也是麻布缝的），提着煤石灯钻进洞里去了，等出来时肩头上挂着两袋沉甸甸的荒，一袋压在背脊上，一袋压在胸前，压得你汗流浹背，气也喘不过来。空气

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任你张大嘴使劲地呼吸也没有用。再耽搁，人仿佛就会窒息死在洞子里，你得没命地挣扎着爬出去。好不容易爬出洞口，汗水快要淌干了的身子便瘫倒在胸膛前的那袋坑堍上，面色苍白得同死人差不多，张着嘴只是剧烈地喘气。我的天，谁知这就是我父亲说的“阴间讨钱阳间使”的活路！

矿工们吃的是掺着砂子的糙米饭，喝的是唯一的一罐“老妈妈汤”（用少量的黄豆煮成可以照见影子的一种清汤），而且规定：喝汤不得洗脸，洗脸不得喝汤。饮用的水都是雨天积蓄在坑里含有各种矿物质的泥浆水，用水桶舀来放进一点明矾搅一搅，俟澄清后便饮用了。用过的脏水倒出去后已发臭了，再用明矾搅一搅，又舀来做洗澡水。由于非常不卫生，睡的又是冷冰的地铺，见不到太阳，过了半个多月我病了，发烧，不想吃饭，勉强上了几天班，再也不能劳动，幸亏老板看在姨爹的情面，让我在伙房里养病。没有药物，也没有医生，我饭也不吃，整天昏昏沉沉地躺在地铺上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亏得那个负责烧火做饭的烂眼睛伙夫救了我。

“你这个娃娃不该死。老板早已吩咐我：不能让你死在伙房里，叫我明日把你拉出去丢了算啦。可是我不忍心，东跑西跑去找药，居然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了，哈哈哈！”

他笑得很开心，想起我在家里父母爱得像宝贝一般，而今在这里却不当人看待，我感到很悲酸。过了一年，我姨爹挑着担子从家乡来，看我瘦得只有一把骨头了，问我怎么了，我的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，想发财的迷梦，便像肥皂泡似地破灭了。

我怀着怕见“江东父老”的心情跟姨爹回到家里，母亲见我黄皮寡瘦，气息奄奄，急得哭了起来：“我的宝贝儿子，怎么变成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似的了？”

父亲瞪了我一眼：“我早就告诉过你：那是‘阴间讨钱阳间使’的活路，干不得。你偏要去，现在怎么办？”

我羞愧地低着头：“我要读书……”

“以前我省吃俭用供你读书，你偏不读要去‘走厂’，现在不行了，你跟我去种菜。”父亲说得很坚决。

跟父亲去种菜，那得受高家地主的欺负，永远当高家的牛马，我心里不乐意，便声泪俱下地要求：“我要读书！……”

父亲不答应。母亲见我已回心转意，便帮助我央求：“小娃的爹，他已明白走错了路，愿意改邪归正，再供他读两年吧！我情愿每天少吃一碗饭来供他。”

父亲看我母亲的情面，勉强答道：“供他读两年可以，不过要他每天放学回来帮助我干活。能，就去读；不能，那就算啦。”父亲说得斩钉截铁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
我没有别的路子可走，只得答应。从此我洗心革面，认真读书了。每天放学后都到菜园里劳动。母亲看我干得很起劲，掏出一枚铜元给我，要我去买一碗凉粉吃。我知道这钱来得不易，没有接。一天，父亲当帮工去了，母亲和我在菜园里干活儿，我一担一担地挑水浇菜，不知不觉把菜塘里的水挑干了，上百条泥鳅在塘里活蹦乱跳：“阿嫲，快来看！”我惊喜地叫喊。

母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跑来看一看：“哎哟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泥鳅？快捞起来，够咱家吃几天了。”

我听母亲的话，将那些泥鳅捞起，装满了两只木桶：“阿嫲，你拿去卖，可以卖几块钱买几升米吃一吃，比留着自己吃好。”

母亲看我会体恤家常，喜滋滋的，果然挑去卖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挣来的钱，仿佛立了大功，心里喜滋滋的。

一天下午，我和母亲正在劳动，有几个汉子在菜园边一丘